年近古稀愛心不息 為籌善款不辭髒累

「拾荒主席」助學千童

今年68歲的張景蘭，2008年退休前為安徽省人大機關工會主席。她從1998年開始大範圍資助貧困學童，到退休後不但不放棄愛心事業，且放下身段，以拾荒的方式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其中，因此被稱為「拾荒主席」。截至目前，張景蘭已個人資助逾200位貧困學童。而在她的組織動員下，親友、同事、企業家和一些機構，已累計資助近800位貧困學生。這一路走來，絕非「辛苦」兩字可以概括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 安徽報道

■張景蘭的手指變形，現已無法完全伸直。 記者趙臣 攝

■張景蘭提着拾來的廢品爬樓梯。記者趙臣 攝

在張景蘭家中，整個屋裡都擺滿了拾來的廢品，從入門處到客廳和各個房間，需在廢品堆中的小徑，淺一腳深一腳地探索着前行。在唯一一處可容得下兩人坐下、靠近灶台的廢品叢中，張景蘭對記者說，自己從2013年開始，每天只睡兩三個小時。「睏了打瞌睡，就掐自己的虎口、人中，或者自己唱歌給自己聽。」她稱，現在壓力很大，去年靠拾荒自己資助了75個孩子，今年一定要超過去年。

張景蘭2014年榮登「中國好人」榜；2015年，被授予第五屆全國道德模範（助人為樂）提名獎；今年2月，她入選「全國100個最美志願者」；今年5月，她被評為合肥「最美志願者」。

憐貧女童 走上愛心路

張景蘭介紹，自己真正加入愛心事業，是從1998年開始。那一年，她牽頭組織了安徽全省系統的一個書畫展。活動期間，一名在皖南山區績溪縣掛職的同事希望她能到績溪縣開展文化扶貧。張景蘭當時就答應了下來。

到了績溪縣以後，該縣人大常務副主任對張景蘭說，傳統上，績溪縣人一輩子要做三件事，一是給自己蓋房子，二是活着時給自己修墓，三是供孩子上學。但沒錢的人家只能給男孩子上學，女孩子在家幹農活，所以績溪縣的輟學女童特別多，希望張景蘭能幫助一下。這番話令張景蘭感觸很深，從績溪回來向領導匯報過此事後，她就召集了單位婦女幹部開會。「當時要求每個黨支部都來資助這些孩子，一開始大家也響應了，但不是太積極。」後來，張景蘭把資助的意義在單位反覆跟大家講，並找領導支持，同時也在社會上加大宣傳。截至2008年張景蘭退休，安徽省人大機關共有200多人參加了資助績溪縣貧困女童活動，加上少數被張景蘭說服的商家、推銷員，共資助了250名孩子。

積勞成疾 腰佝手變形

2012年至今，張景蘭撿廢品的「地盤」，是與省人大家屬區近在咫尺的百腦匯電腦市場。

記者見到張景蘭時，她稱自己已四天四夜未回家。平常除外出愛心宣講外，她每天下午兩三點鐘出發，帶着從單位食堂買來的兩個饅頭或花卷，到百腦匯電腦市場開始撿廢品。工作至凌晨，把拾來的廢品等分類打捆。而為了不影響電腦市場的正常營業，翌日早上九點之前，她必須把廢品運離。直至與開廢品站的小趙交接完，至少已是翌日十點多。所以，忙的時候，她就一整天都不回家。張景蘭說，有時候太睏了就自己掐自己，或者自己唱歌自己聽。而因為長期彎着腰撿廢品，從去年開始她的腰已經直不起來了，雙手現今亦變形無法完全伸直。

■張景蘭的臥室滿是拾來的廢品，看不見床。 記者趙臣 攝

退而不休 佈局五資助點

1997年，張景蘭從淮南市直機關黨委調入省人大，擔任機關工會主席。她在這個崗位上幹了11年，直到退休。

在退休後，張景蘭的助學資助點進一步擴大。目前，她有五個準備長期做下去的資助點。一是大本營績溪縣，總共已有逾300個孩子獲得資助；二是大別山區金寨縣和霍山縣，分別有68個、60個孩子獲得捐助；三是和合肥蜀山監獄共同設立了服刑人員子女救助基金，去年她個人資助了10個孩子；四是助學合肥環衛工子女，去年她個人資助了10個孩子；五是安徽省蕭縣梅村、官橋等小學，今年她已個人資助24個孩子。

張景蘭對記者說：「只要身體允許，我就會繼續做，幫助貧困孩子繼續學業是一份永遠也不會退休的工作。」她介紹，剛送了一筆15,700元的助學款到績溪縣，「有自己拾破爛的一部分，另外就是社會上500元、100元籌集起來的」。此外，她又積攢、籌集了一筆錢，「把皖西地區的孩子再資助一些」。

■張景蘭去安徽績溪助學與學生合影。 記者趙臣 翻攝

■受資助學童寄來的信件和明信片。 記者趙臣 攝

愛心源於慈母言傳身教

張景蘭沒有結過婚，現今一個人生活。她還有一位91歲的老母親，一直居住在淮南。張景蘭稱，母親要到合肥來幫她一起拾破爛，但她不讓。「因為拾破爛很累，怕把母親累壞了身體。她是我唯一的親人！」說這句話時，她的雙眼濕潤了。她介紹，在其母親23歲時，父親去世，「在我的記憶中，我一點都不知道父親是什麼樣子的」。父親去世後，張景蘭的母親沒有改嫁，帶着兩三歲的張景蘭回到外祖父外祖母家生活。但不幸的是，外祖父、外祖母幾年後亦相繼離世。張景蘭和她的三位舅舅，均是張景蘭母親帶大、培養成人。

張景蘭表示，她現在做的這些事情，跟母親的言傳身教是分不開的。同時，母親也非常支持她做愛心事業。她介紹，老家的同學、朋友都會捐贈一些舊衣服給張景蘭資助孩子。衣服送到母親家之後，每次母親都幫忙洗好，疊得整整齊齊，等張景蘭回來後裝箱帶走。

張景蘭稱，她每次回去都裝兩大箱子衣服和鞋子，到火車站有兩站路，捨不得坐公交，就步行。母親拉一個箱子，自己拉一個箱子。「母親九十多歲了，還為我操心，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（資助貧困學童）做好！」張景蘭哽咽着對記者說。

做正確事 無懼閒言碎語

從1998年到2008年，張景蘭每年都去績溪給孩子們送錢、送衣物，跟孩子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「我退休以後，大家都勸我不要再做了，要好好休息。」張景蘭說，當時她想了幾天幾夜，最後還是決定做下去。「孩子們沒有錢就不能學文化，將來到社會上去連碗飯都吃不上。」然而，現實問題迎面而來。第一，退休後，張景蘭的號召力和影響力降低了；第二，她的月工資在退休後減少了2,000多元。

張景蘭介紹，幼時家境貧窮，家人都非常節儉，她也曾撿過廢品。工作後，看到有用的丟棄物，她會悄悄拾走。但到退休後，她開始真正的全職拾荒，當時心理壓力非常大。

「不偷不搶 堂堂正正」

「一開始偷着拾破爛，夾着包到合肥市黃山路（離家較遠）一帶，到晚上12點鐘以後才回家。在屋子裡捆好，第二天一大早五點半就扛去賣。」剛開始時大家不知道，但時間長了，一位領導幹部的老婆問她，「有人說你在拾破爛，是不是？」張景蘭說：「我當時臉通紅，回家一夜沒睡，心想這下糟糕了，人家都知道了。」後來，她開始到離家更遠的地方——五里廟建材市場去撿廢品，每天來回步行26站路，天不亮就走，天黑才回家。不料，拾破爛的消息再次傳到單位和以前同事的耳中。

■張景蘭稱，她在職時獲得過50多項各種榮譽。圖為張景蘭（左）領獎時的照片。 記者趙臣 翻攝

「有女同事說我丟省人大的人。」張景蘭對這樣的言語特別在意。在家中，她從雜亂叢中翻出兩個大紙箱子，滿滿地裝着的全是這麼多年來她獲得的各種獎狀和證書。「我在職的時候得了50多個獎狀，全國的、全省的都有。整個機關都知道我工會搞得好。」張景蘭對記者說，還有人質問她工資去哪了，是不是故意做秀。「我老母親沒有工作需要我贍養，她一個月藥費就要1,000多元。」她稱，自己後來也想通了，「拾破爛不偷不搶、堂堂正正。」

張景蘭說，一開始就知道拾破爛是一個非常苦髒的職業，也是被他人看不起的職業。「但是，只要是做正確的事，不管是多麼的卑賤，它都是可貴的。」

■張景蘭在香港金紫荊廣場的留影。 記者趙臣 翻攝

退休後沒添過一件新衣

張景蘭介紹，她小時候家裡窮，曾為買一條紅領巾跟母親哭半天，所以她更懂得窮人家的苦楚。「我上學全是助學金資助，可以說是社會和人民哺育了我。我當了國家幹部，拿了國家的工薪，退休了沒事做，我應該反哺給人民。」張景蘭說，就是這樣的一個信念在支持她，再苦也不嫌苦，再累也不嫌累。

常年食饅頭鹹菜

張景蘭的血糖高，常年的飲食就是饅頭和鹹菜。而平時在其他的用度方面亦是節儉，她多次受邀從合肥到北京開會做愛心宣講，只坐單程票價147元的火車硬座。她稱，自己退休後沒買過一件新衣服。接受採訪時，她指着當時身上穿的上衣對記者說：「這件衣服還是在職時，去你們香港出差時買的呢！」而這件衣服，現在是張景蘭外出開會最體面的兩件着裝之一。